

行走

# 吴桥名片

周伟芪

第一次到沧州，第一次进吴桥，却没有一点陌生感。我回想了一下，也许是因为烙在吴桥身上的这张名片太深刻了：正面是九曲十八弯的大运河，背面是从运河码头走向世界舞台的民间杂技。大自然的浩然之气夹裹着袅袅的人间烟火，让这方土地与我神交已久，亲切地融汇着。

沧州是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而大运河从南向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就是吴桥。这一段运河基本上保存着原生态的景观，十八弯的河床依旧蜿蜒曲折，当年先人开掘运河时，用弯曲的河床让湍急的运河水放慢了脚步，对吴桥这片土地多了些眷恋和逗留。

流传在吴桥县域的民间表演艺术吴桥杂技，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从汉、唐开始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大运河在这里贯通后，带动了沿河流域码头、城镇兴起，在运河水的哺育下杂技不断传承发展，走向全国各地，并逐步登上世界舞台。

吴桥杂技门类众多，包括动物驯化、耍弄技艺、硬气功、变魔术

等，共有1100多个表演节目，素有“十方杂技九籍吴桥”“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之说。

这次“中国作家运河行”活动走进运河城市沧州，我和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主席陈国栋，著名作家、《散文百家》原社长苗莉等一行在沧州参观考察了博物馆，寻访始建于明弘治三年的大运河泄洪工程捷地闸，又从市中心的南川古渡乘船夜游大运河，流连在南运河的浆声灯影和波光涟漪中。今天又驱车一小时来到吴桥，走进吴桥杂技大世界近距离地接触吴桥的民间杂技，震撼之余，颇有感触。

走进杂技大世界最具特色的中心景区“江湖文化城”，这里重现了当年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上海大世界、南京夫子庙四个民俗文化集散地的表演特色和江湖文化景观，以江湖绝活儿、独特的地域文化浓缩了吴桥的民间杂技艺术。

在院门口遇到“江湖八大怪”之首的老艺术家“鬼手”王保合，看到县领导带着我们参观，笑呵呵地迎上来打招呼。可惜我今天休

息，没能欣赏到 he 擅长的“三仙归洞”、软功缩骨等表演，但从那张写满沧桑清癯而又内敛的脸上读到了他5岁学艺、7岁登台，献身杂技的艰辛和由内而外透出的坚毅。

“老鼠郭”郭书桐的驯鼠表演成了我们此行的“开胃菜”。在转角处不显眼的一角，桌上放着不大的道具，几只小白鼠在他手中小木棍的引导下，爬上爬下，附会民间故事“李全进瓜”“李三娘坠井”“洞房花烛”等，让几只驯化的小老鼠演绎出悲欢的百态人生。

在高福州老先生出场前，人称“皮包骨”的李印怀表演吞铁珠和吞宝剑，又用竹签表演捅通鼻子眼睛的绝活儿。这样的场景以前在电影和电视中看见过，总觉得不太真实，近距离观看，却觉得有些不忍。绰号“小钢炮”的高老先生想必年事已高，大腹便便步履蹒跚的，看他的硬气功单手拍砖，又用锋利的菜刀在自己裸露的肚皮上刀起刀落上下翻飞的切菜表演，虽然毫发无损，但让人于心不忍。

李印怀老师傅的儿子绰号“怪腿李”的艺人李亮，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上刀山”。顶着烈日爬上被晒得滚烫的刀刃向上的浮梯，在近20米的空中徒手做惊险的动作，把台下的观众看得心惊胆战，吓出了一身冷汗。



望荷 佚名摄

风物

## 我是一片凋零的鳍

韩雪

我的前生，应该是一条鱼。我载着梦想，在南运河甘甜、清澈的水里，过着摇曳、游荡、安详的日子。

其实，我是一条船，一条木船。很“魁梧”的木船，有8个舱。

据说，我的老家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大约在1874年，我就被运河岸边二十里屯村的三位老农，凑钱买回了家。这三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见过这条河带来的繁荣。

于是，我就此在这条从南而北的大河里，来来往往，拉运货物，经营贸易。果然，汗水不会被辜负，我为船家赚了钱，他们在村里盖了房，在河的对岸置了地。

我不单单是一只船，如果不是汛期，不忙的时候，主人在我的两头，各

搭上一块跳板，我便成了一座浮桥。我的肩头，不知道驮过两岸百姓多少劳碌的岁月。

我见过淮军修筑在河边的老营盘。从那里，我见证了一条商贾云集的买卖街的兴起，见证了通向大海的马新大道的修筑，马厂减河的开挖，还有中国近代最新式军队的操练。

我听过，对岸小村的唱秧歌——1980年代后已经被申报省级非遗了，更听惯了拉纤的号子，还有过路的船家小伙子，跟岸边来河边浣衣的村姑的喁喁情话。

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让这里风起云涌、王旗变幻。而我，竟然从兵燹的罅隙里，一次次死里逃生，从困顿的生

虽然不在“八大怪”之列，但马老师的现场即兴剪纸也让人惊叹。小小的剪刀在粗壮的手里灵活地游动，巴掌大的红纸瞬间被赋予了生命，两三分钟时间一头牛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由于我们在吴桥只安排了半天的采风时间，无缘去参观用高科技手段展示魔术魅力的魔术迷幻宫和表演体验马术的马戏游乐园以及有动物表演的滑稽动物园，留下些遗憾，也留下些念想。

陪同采风的领导打趣地说，“在我们杂技之乡吴桥，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耍杂技，都能露一手。”民间也有“喝了沧州市，都会蹬蹬腿，喝了吴桥水，咱也露一手”之说。这些年吴桥以大运河和杂技这张名片的两面，自然风光结合民俗旅游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交流中，县委领导们也委婉地道出了他们对吴桥杂技传承的担忧。由于杂技的特殊性和对表演者从小就有身体塑造的要求，许多项目后继无人，上刀山、吞宝剑等项目已是最后一代传人。

杂技应以美的形象和精致的技巧展示于人，给人以美的享受。期待吴桥在保护传承好大运河的同时，重塑和升华5000年的杂技艺术，使吴桥的这张名片在新时代愈发亮丽。

汉诗

# 花朵有一万种娇艳的方式

胡伟

自然界中，花朵有一万种娇艳的方式让傻傻的蜜蜂和慢速爬行的昆虫沉醉我不是它们，没有生计压力来自人间的美学眼神，依然不够用花的形态和颜色，以及气息足够让我困惑于这些东西的来处

土地还是那个土地  
春天会一次次到来  
花朵总有方法，用柔软的花瓣，数不清的颜色，数秒开放的力量，无法调制的芳香  
让人陷入反复的迷失  
在花的面前，我会褪去多余的知识  
久困的不适慢慢消解  
直到我进入到最自然的状态：轻盈，不被风吹走

# 下马厂的马 下马厂的树

祝相宽

马

一个因马而名的村庄  
真的有马吗

有——  
有战马，在史书里誓师、出征有骏马，在村民的梦想里一路奔腾有宝马，在华宇养马场，准备着驰骋国际赛场，一展雄风

有——  
在村史馆，你可以看见  
勤劳的人们如负重前行的马匹  
脚印里留下难忘的坎坷与泥泞  
在休闲广场一角的草坪上  
几匹悠闲的马低头咀嚼时间和阳光  
静静地享受新生活的安宁

还有——  
我们来到下马厂  
正值大雨初歇  
一道彩虹高挂村庄的上空  
谁在惊呼：我看见了——  
一匹骏马高高飞扬的雄赳

树

下马厂有一棵树  
一棵树，留下了多少南来北往的脚步

候鸟在树上歇脚、做梦  
春风用新芽抒情，增加树的高度  
朝霞栖落枝头，夕晖留下问候  
文人墨客来此，仰视、赞叹，绕树三匝  
灵感骤生，写下诗词歌赋

下马厂有一棵树  
一棵树，护佑着脚下安详人家一方热土  
绿荫下的大街小巷是大树的根脉  
心相印，连接二千一百人六百七十户  
村民爱树护树，以树为荣  
年年都有红布条红灯笼挂在树上  
如花如果，为好日子祝福

下马厂有树  
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临运河而生  
已近百年，依然枝繁叶茂  
兴旺如昨，好运如初

## 运河夜吟

梅云利

波光霓虹影，岸灯流里明。  
闲人行小憩，鱼跃一声声。

## 清风楼

安泽余

飞檐灵动掠长空，碧水潺湲映玉宫。  
万里隋堤多胜迹，独怜此处送清风。

## 运河春韵

高洪彬

波清鸭戏柳垂钓，缕缕东风缓缓流。  
我与蝶蜂皆过客，各将颜色画心头。

## 旅游通航

赵宝荣

清风拂水绿悠悠，万里隋河驶画舟。  
一棹直飞天际去，白云伴我入高秋。

味道

# 火锅鸡

王连想

到沧州，如果你不吃上一口地道的火锅鸡，就会像到了天津没有吃狗不理、去北京没有品尝到烤鸭一样遗憾。即便沧州大大小小的名吃并不少，如沧州狮子头、兴济羊肠子、河间驴肉火烧、东光的大米饭小炖肉……但最接地气、烟火气息最浓的，还要数沧州的火锅鸡。

火锅鸡属冀菜系列，为沧州所独有。因鸡肉蛋白质含量高，又富有人体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磷脂类，且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受到男女老幼的偏爱。

三国时期，火锅已出现，距今有18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所独有的美食之一。但沧州的火锅鸡却是近些年才出现又火速发展起来的。1990年代，一对在水月寺大街经营川味饭店的夫妻，在改进四川火锅底料的同时，以柴鸡为食材，出了道新菜品，一夜间火遍了沧州城。人们大快朵颐的同时，也没忘记给这道菜取个名字，“火锅鸡”很快就被叫开了。

京杭大运河沧州城区中心段实现生态修复与通航后，整个城区被盘活。闲暇的时候，我常会背个包，步行到清风楼。拾级而上，凭栏远眺，霓虹灯下的大半个沧州城尽收眼底。但由于管理要求，夜晚的清风楼是不对外开放的，登楼观景也只能停留在想象中。一边想着萨都刺当年所描绘的“暮云连海岱，明月满沧州”的美景，一边沿堤顶路向南川楼、朗吟楼迈进。所过之处碧草红花、雕梁画栋，让人神清气爽，一派“丰草繁花碧水流，河曲千载济沧州”的写意。一圈览毕，身体略有倦意，腹内也已作鼓响，于是就向附近的小吃街奔去。巷内红灯高挑，烟雾缥缈，几家火锅店早已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挤出张闲桌，冒着热气的火锅鸡和配菜被端上来。吃两口用长芦盐卤制的鲜香麻辣的鸡肉，呷几口本地粮食酿制的小酒，听着周围嚶嚶嗡嗡的调侃，周身的疲惫立马就消散了。严辰吟在《无题》中写到：“围炉聚炊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大概也就是这番场景了。尤其在寒夜里，怀揣着小瓶的沧酒，坐在不大却温暖如春的小店里，对着姗姗迟来的老友高呼一声：“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

沧州古属燕赵，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粗犷剽悍的民风，武术和杂技在这里盛行。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饮食似乎更契合这种氛围。古朴雅致的黄铜或红铜火锅四平八稳地坐在餐桌上平放着一个盛了

清水的托盘里。用筷子轻轻拨开直立着的小烟囱上的半扇窗，就有淡淡的青烟伴着火舌探出脑袋来了。锅内鲜红靓丽的汤咕嘟咕嘟地上下翻滚，早就被香料和浓汤煨透了的鸡肉稍一加热即可食用。夹起肉来，贴到烧得发红的烟囱壁上，滋滋啦啦的声响伴着一阵白雾升腾起来，在房间内飘来荡去。把肉在混合了蒜泥的专用的甜醋碟里蘸一下，然后塞到口中，一阵阵的酥麻感立马传遍整个口腔。那是大红袍花椒和麻椒共同刺激味蕾的结果。葱头、香菇、豆瓣酱、姜、蒜瓣、八角、香叶……根据人们对辣的接受程度，还会放入不等量的干辣椒。先放什么，后放什么，什么时候放鸡肉、什么时候加葱姜，是武火爆炒，还是文火慢炖，这中间的讲究很多。不同的工序，做出的火锅鸡口味是不相同的。对于外地人可能尝不出什么，但你看想瞒住任何一个味蕾刁钻的本地食客。如果你对鸡翅情有独钟，那就可以点个腿翅锅。如果你想将整只鸡品一遍，那就可以点一锅全鸡。吃完肉，各种鲜嫩的蔬菜就可以下锅开涮了，正好中和刚刚上来的油腻。吃肉、喝酒、行令划拳，火锅鸡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夏天可以配冰镇的扎啤，冬天的时候，即便你跟好友聊到停杯投箸，火锅鸡也会在漫长的等待中保持着温度。

宋朝时，沧州没有火锅鸡；明朝时，沧州依然没有。所以当时来到沧州的人还不能体会到当地的那股火热麻辣之情。于是夜宿山神庙的林教头，只能在大雪漫天的寒冬时节，靠一壶酒和一包不知温寒的牛肉取暖。赵完璧也只能手把酒盏，发出“晚泊长芦月，凉生瀛海风，云川暮暮昏，岸苇泣寒蛩”的幽叹。在沧州，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体会到南宋林洪《山家清供》中所描写的“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的吃火锅的美好。想一想，这些人“活没口福撒”！

林语堂先生曾说：“吃是故乡的记忆。”没有一种思乡情是一种美食所勾引不起来的，也没有一种思乡情是一种美食抚慰不了的。火锅鸡作为起源于沧州的一种美食，见证了一拨拨沧州浪子沿运河进进出出的情形。在今天，无论走到哪里，提到火锅鸡，浪子们就会想起沧州来；或者吃到火锅鸡的时候，那种思乡的情绪很快就会得到平复，并转化为一种力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更好地去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事情。

温故

# 儿时的坑塘

张悦

过去，运河西堤下有个坑塘，生长着茂密的芦苇、青蒲、水芊草。夏天，满坑绿油油的苇子迎风摇荡；苇荡深处不时响起水鸟的啼鸣，声音悦耳动听，忽高忽低，悠远绵长。

待到苇穗子没头顶高了，住在坑塘边的孩子，常爱结伴跑去坑塘东边的河堤下玩耍。河堤的土坡上有几户人家，屋舍被老槐树硕大的树头遮住阴凉。有“知了”在树干空隙“嘶嘶”鸣唱，尖厉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湛蓝的天空中不停歇地飘荡。

有风自河堤吹过来，裹了一阵阵混沌的湿气。靠近坑塘岸边，常有人支起一架架竹制扳网，在浅水中逮些小鱼小虾。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在坑塘里划一只黑橡皮筏子，早起将老长的一挂粘网，顺青蒲丛旁沉进坑底，傍晚时分再赶来起网。隔不远处望去，只见金黄色的晚霞下，粘在网眼的鲤鱼泛着鳞白的光，一闪一闪的，芒刺着人的眼睛。

有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不看逮鱼捉虾的，就拎着长柄的尼龙捞网，沿坑塘边撵虫子。捞蚊虫也有窍门，先抓一把细沙土扬至空中，看好风向，然后，

再找避风的地方下网。刚下过一场透雨，坑塘的绿水都被成片的蚊虫“糶”红了，很容易就能捞多半铁桶。洼地的青草棵下，长着一嘟噜、一嘟噜的小地梨，长满锈了穗头的骨骨组子。两只前腿夹了子的小青虾。这种小青虾不大，逮住可以生吃，掐去虾头虾尾，挤出虾身子一截嫩肉，吃几口满嘴的咸腥味儿，味道却很鲜美。小孩子常逮了当零食吃，吃多少生虾也从没见过谁闹过肚子。

女孩子喜欢跑去苇丛的土坡上，挖“小地梨”和“甜甜根儿”。河堤南边有一片茅草地，长满锈了穗头的骨骨组子。洼地的青草棵下，长着一嘟噜、一嘟噜的小地梨。这种黑色的“小地梨”不大，形若鸭梨，很容易被小孩子挖到。尚有些“甜甜根儿”，系一种稍宽叶子的茅草根茎，白色的茎儿略带粉头。小孩子挖了不少“小地梨”和“甜甜根儿”，在大运河清亮的水里洗干净，能嚼出些许的甜味儿来。

调皮的男孩子，会去苇荡深处掏野